



工藝新秀 / New Voice

勇往直前，半生到熟的陶藝路：黃娜玲

Huang Na-ling

採訪／賴佩君 Lai Pei-chun · 圖版提供／黃娜玲

「我」不想要『不會』。」黃娜玲坐在桌子對面，露出堅定的眼神。「陶藝這個領域很大，有很多事情要學，但我不想要『不會』。」現在正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研究所學習的她，其實已做了十幾年的陶藝，但在學校，她依然需要時時集中精神，從老師、同學那裡「偷學」，在壓力中進步。

一個故事，觸動陶藝的魂

說起接觸陶藝，黃娜玲說，家中有個念美工科陶瓷組的妹妹，會把小作品帶回家，但黃娜玲那時對這些作品的心得，竟然是「好髒」，以為陶瓷就是那樣的東西，對於釉藥等基本的陶瓷知識也不了解。大學時，她主修室內設計，原本想考空間相關的研究所，偶然一次

在電視上看見一個日本畫家的故事，他畫精細素描，但因為視力轉弱，有一天終至完全看不見，巨大的打擊讓他起了自殺的念頭。日本的心理輔導機構安排他接

觸陶藝，他從完全不能接受、反抗、排斥，到開始用手去感受泥土，終於做出新的「作品」，這種不需要使用眼睛的作品，就是陶藝。

被這個故事深深感動的黃娜玲，隔天就買了車票去鶯歌，想看看陶藝是什麼。她去了鶯歌陶瓷博物館，也逛了老街，逛到六點關門仍意猶未盡，隔天又來逛了一天。「在這之前，我一直以為陶就是鍋碗盤盆，去了鶯歌之後，才知道它們的面貌是如此多變。」逛完鶯歌回家當天，她就向家人宣布，決定走上陶藝之路。

扎實學習，讓實力被認同

然而，要怎麼開始學習陶藝呢？黃娜玲決定找一家工作室，一邊工作一邊學習；她投履歷到嘉義一間親近自然、環境清幽的陶藝工作室，想擔任兒童陶藝老師，但因為沒有相關經驗而被拒絕；不死心的她去了好幾次，總算得到這份工作；隨後三年，她一邊教授兒童陶藝，一邊接觸基本陶藝知識。

更專業的陶藝學習，是2005年之後開始在工藝中心上課才開始，在那裡，黃娜玲學會了更多釉藥知識，也有來自各地的同學討論學習。接觸愈多，她愈發現陶藝世界的寬廣和精細，即使是照



黃娜玲 想像 2007
陶土、化妝土、釉、樟木
30×12×17cm



黃娜玲 蘊 2010 陶土、釉
53×40×26cm



黃娜玲 等待一場春天的約會 2007
陶土、釉、漂流木 70×70×12cm



黃娜玲 靜觀雨後 2014
陶土、化妝土、釉
23.5×22×7.5cm

著老師所說的配方，也未必有同樣的燒成結果，每個步驟都有影響，從使用的燒製法到窯的結構，各人有各人的祕訣。

經過幾年磨練，黃娜玲接著想考研究所。但當口試委員們詢問她得獎和辦展的經驗時，她竟然說不出來，在沈默中結束口試。一走出會場，她就下定決心要參加比賽。「因為我不是本科系學習上來的，需要透過比賽告訴自己和別人，自己的實力是被認同的。」於是她決心報名第十屆西班牙亞拉岡國際陶藝獎，但沒經驗的她手忙腳亂，準備作品時頻頻找鶯歌的師傅求救，擔心作品壞掉，守在窯前等降溫不敢打開，也因為不知道怎麼寄陶藝作品，而打去工藝中心詢問。但她一舉得獎，也因此得到參加工藝中心舉辦的聯展的機會，與其他參加國際競賽的人一同展出。

作品隨生命歷程起伏

她的作品與她的生命歷程緊緊相連。作品如〈想像〉或〈靜觀雨後〉，把對環境的感觸、對天空和植物的想像，用半抽象的手法，以釉色表現在作品中。她曾經因為喜歡大自

然加入荒野保護協會，甚至當了阿里山林務局的志工，在山上為旅客導覽，空檔就看著四周的風景。地上斷裂的一截木頭，看似死亡了，但它提供給孢子養分，是菇類良好的生存環境；掉落在地上的種子，以後也會發出新芽。一切看似靜止，但新的生命正在孕育。

她從這些觀察得到許多創作靈感，如〈蘊〉，在流線迴旋的線條中，包覆著一抹綠色，正是生機湧現之處。黃娜玲對弧線的喜好，來自她對毛髮的偏好，她喜歡洗頭髮時毛髮被水沖走的曲線，還有心情不好時，拿毛筆寫字時的感覺。這些令她感覺安定的弧線，都被她放進作品中。

〈等待一場春天的約會〉中，各色菇類從一截木頭中生長出來，展現具體而繽紛的生命力。〈Flower Swirling〉是不規則的花形杯，運用喜氣的紅色，並於器皿表面覆上代表富貴吉祥的牡丹花剪紙圖騰，充分展現古典中的新意。

這個刻花的技巧也出現在她許多的作品中，她通常會將茶盤整體上黑，再去掉不要的地方，就會有很像木刻版畫的效果。一系列漂亮的茶盤，可以拿來用，也可以掛在牆上變成裝飾品，意外地，似乎陶藝和她室內設計的學習背景結合了。

現在的她住在北投，將一樓戶外曬衣場變成小小的工作室。除了上課之外，她喜歡上山走走，下午四、五點會騎車出門，逛逛北投溫泉區、農禪寺等。她認真地思考自己的創作源頭，也思考著跳脫。這樣反覆思考著，新的系列作品已在她腦中成形。🌱